

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是1972年,只有26岁,当时国内正值“文革”时期,出国人员寥寥无几,国外的一切对我而言都很新奇。第一站我到了阿尔及利亚,它给我的印象是仿佛进入了《一千零一夜》中描述的世界:幽深的古街道,蒙面的妇女,身穿阿拉伯袍子的长者叼着弯弯的水烟袋呼噜呼噜地抽着,工匠们在铜盘上敲打着金银线……

从26岁开始,我前前后后在非洲5个国家工作过,临时去过的国家有10个,非洲东西南北中都走遍了。在我眼中,非洲的美是自然美,原始美,粗犷美和巨大美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最情有独钟的,是非洲热带雨林小人国,三次拜访那里,都令我记忆深刻。

小人国在路尽头

儿时看小人书《小人国》,对里面描述的人和事十分好奇。书上所描绘的小人国,在世界上真的存在吗?直到我来到非洲,这个谜底终于揭开了。我进入了非洲热带雨林,见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小人国。

小人国的居民就是俾格米人。“俾格米,矮人国,原始森林,神秘、野蛮,饮血茹毛……”在一些书中,俾格米人被描绘得几近原始人。我想,可能描绘俾格米人的作家,并没有真正见过他们。

我见到的俾格米人,会哭会笑,有七情六欲,也是棕黑色皮肤,黑色眼珠,雪白牙齿,十分健壮,吃饭穿衣与非洲其他民族没有什么两样,只是个子仅有1.5米左右。现在,在非洲大陆的中非共和国、几内亚、喀麦隆、赞比亚等国家和地区茂密的原始

中国大使小人国奇遇

森林里,都有他们的居住地,也就是传说中的小人国。

我第一次访问小人国,是在非洲中西部的加蓬。沿着加蓬中西部的兰巴雷内市南行30公里,折转东南进入原始森林,再穿越两条河(Ngoume和Ikoy),就看到马来西亚华人“常青公司”砍伐木头开出的简易泥土路。这条路长160公里,坑坑洼洼,起伏颠簸,人在吉普车中如摇煤球,头直撞车顶。这样煎熬5个小时,就到了路尽头。芭蕉林中,有三个俾格米小村庄——一个村庄就是几间或十几间简陋的茅草屋。有的茅草屋用泥抹墙,有的就是鸟笼般的木棍墙。屋内五六平方米,无窗、无门、无床。墙壁上挂着弓箭,墙根戳着砍刀。

晚上,兽皮、蒲草铺在地上,一家人就睡在一起。屋内也无桌、无凳、无炉灶,能看到的“家产”一般就是三根木头、一把火、一只铝皮锅、一堆木薯、一把木薯叶。老人、小孩坐在屋中的大木头上,睁大眼睛望着我们。

外面屋檐下,年轻妈妈上身裸露,正在给怀中初生的婴儿喂奶;身旁光屁股的小女孩见人过来,转身进屋;青年妇女站在屋内,侧身向外张望,头上戴着一串小贝壳,这是我在俾格米村见到的唯一头饰。

后两次访问小人国,均在加蓬东北部的奥果韦伊文多省。这两个地区的房屋与兰巴雷内东南原始森林里的差不多,只是芭蕉叶或哈菲亚树叶用得更多。这两地曾

于2000年到2001年爆发过埃博拉病毒。据说当年,一个俾格米人用箭射杀了一只猴子,扛回家中,几天工夫,整个村子的人就死光了。埃博拉病毒像瘟疫一样,迅速蔓延。两个地区共死了144人。乍听起来,人数不算多,殊不知在原始森林,走一天见不到几个村庄,一个村庄没有几个人。因此,这个死亡数字是十分恐怖的。埃博拉病毒传播迅速,无药可治,当时曾引起全世界的恐慌。

第一位中国客人

梅坎博村当年曾因埃博拉病毒而灭绝,然而仅仅三四年功夫,村民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,村落又复活了。这种奇迹只有俾格米人能够做到。

在梅坎博村,我受到了国家元首般的接待,长老和长辈在最前面,一二十人在村头站成一排。

我站在这个曾经被埃博拉病毒弄得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的地方,郑重其事地与每一个人握手。你说,我心里是高兴还是哆嗦?

“中国人来啦!”“中国大使来啦!”

小人国来了中国人,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。儿时小人书上描绘的故事在非洲热带雨林出现了:男女老少成群结队,蹦着,跳着,边歌边舞,拥向议事堂广场。赤道烈日下,妇女、小孩手持木薯叶,腰系一把草,光着脚,又蹦又喊,嗓子沙哑,汗水如雨。传统的达姆鼓敲起

来,还有许多人用破脸盆、竹竿、木棍当鼓,鼓声震天,喊声震天,舞蹈如旋风,使人眼花缭乱。

我被淹没在人群中,喊声快要把我喊晕了——小人书上的小人国与今天我亲眼见到的小人国相比,无论是场面阵势还是热闹程度,都显得太平淡了。

村庄的议事堂,就是一个芭蕉、哈菲亚树叶盖顶,稀疏竹竿、木棍作墙搭建的长方形大草堂。大草堂中间一把竹编椅是长老专座。其他长辈分坐两旁。欢迎队伍来来去去,成群结队跳舞,看似自发的,实际上有人指挥。

等我进议事堂坐定,长老出面致辞。致辞前,所有人列队议事堂前,举起右手高唱“俾格米国歌”。长老用俾格米语言致辞,翻译站在旁边将它翻成法语。长老讲话坦诚直率:

“我们是最早到达这里的人。”

“我们是非洲大陆的主人。”

“我们被人遗忘。我们没有选举权,我们没有房子,没有学校,没有医院,没有饮用水……”

这些俾格米人,思想已起了变化,他们要和非洲其他民族过一样的生活。

自称“森林的儿子”

由于殖民者屠杀,缺医少药,现在整个非洲的俾格米人已不足10万。在外界眼中,俾格米人仍然充满了神秘感。

俾格米人居住在原始森

林深处,那里无路可走,人很难进去。即使在交通发达的今天,俾格米人也很少与外界联系。他们常年与飞禽、野兽为伍,自称是“森林的儿子”,信奉“森林之神”。他们有超人的攀树本领,敏锐的嗅觉,极好的视力,能在阴暗的森林里狩猎、采集。

我曾两次在森林小路上碰到背背篓的俾格米妇女,瘦小的身躯背着一个和她个头差不多高的背篓,篓里装着木薯,内插一把砍刀。背篓很沉,和我同行的两个小伙子抬起来都很吃力,再加上森林里满是杂草、蟒蛇……而这些妇女却能稳步前行,足见她们的体力和超人的森林适应能力。一位在非洲热带雨林徒步考察467天的美国生物学家迈克·菲对我说,他在森林考察期间,向导和背、扛设备的人员都是俾格米人。

原始森林的生活环境也造就了俾格米人特殊的习俗和性格:他们一般连村、连户聚居,远离城市嘈杂和战乱,“躲进森林成一统”,与世无争,生活不富裕,倒也安定自在。俾格米人是一个感情奔放,热情如火的民族。他们独有的欢迎客人的方式是扭屁股舞。这种由鸟飞兽跳演变过来的舞蹈,就是他们的发明创造。如果有客人来到村头,孩童们会自发地站成一排,随着大妈的击掌节拍,一个个出列表演。先是两岁三岁的小女孩,扭腰晃肚皮,热情羞涩,晃三两下,马上钻回队列,立刻就有小男孩出列继续跳,继续晃。接着,全村男女老少一拥而上,场面热烈动人……

(作者范振水,曾任中国驻加蓬共和国、刚果(金)大使) (范振水《环球人物》)

止一次地发现过“幽灵岛”的存在。

1707年,英国人朱利叶斯驾船出海时,突然发现在斯匹茨根根群岛以北的地平线处似乎有一座岛屿。但无论朱利叶斯怎样努力,这个小岛始终让他无法接近。在确认这不是自己的错觉之后,他把该岛标在了地图上。1925年,航海家沃尔斯列依经过该地区时,再次发现了这个神秘的岛屿。但奇怪的是,3年后,当科学家们前往考察时,却发现那里除了海水什么都没有了。

类似的怪事还很多。1990年,美国中情局为了监视前苏联海军,在太平洋的一个无名小岛上设置了秘密监视系统。1991年年底的一天,岛上的监视系统突然与卫星失去了联系。大惊失色五角大楼立即派舰队调查,结果发现那座小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!而据卫星照片分析,该地区既未发生地震海啸,也没有出现过不明舰艇。尽管后来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太平洋里有一种专门吃珊瑚的鱼类,从而解释了这座珊瑚岛消失的原因,但还是有不少“幽灵岛”现象困扰着人们。

大西洋北部有一座名叫德克尔斯蒂的小岛,人们曾在该岛建立了猎捕海豹的营地。可是1954年夏天,这个小岛突然间失踪了。加拿大政府出动侦察机和军舰展开搜寻,却一无所获。不料8个月后,一艘美国潜艇在800海里之外发现了德克尔斯蒂岛。有趣的是,岛上营地中的人们对小岛漂了这么远竟然一无所知,还在抱怨怎么这么久都没有人来给他们送给养。

(来源:《海外文摘》)

奇特的原始部落

“盲族”墨西哥马德雷山区的原始森林里,至今还隐居着一个奇怪的部落——“盲族”,顾名思义,部落里的300多人全部都是瞎子。这些盲人并非先天性失明,刚出生的时候也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,但过了3个月后就逐渐失明了。对这一奇特的现象,科学家们经过不断探索,最后终于发现,原来是当地的一种尾线虫在作怪,这种尾线虫是通过黑蝇叮咬人体后,进入血液中繁殖的,而人眼是尾线虫集中繁殖的地方,这就使视觉神经受到损害而造成了失明。

“哑巴族”无独有偶,在南美洲玻利维亚西部丛林中,居住着一支印第安族的克楞加人。他们以狩猎为主,仍过着原始生活,令人奇怪的是,这个部落没有一个人会说话,全部都是哑巴,互相之间的交流只是靠一些简单的手势来完成。经科学家研究发现,该族人的舌头特别奇怪,声带的自然压缩部分不能发声,因而这个“哑巴族”也就无法产生语言,久而久之,形成了他们特有的“手势语言”。

“懒族”在马来西亚半岛被原始森林覆盖的高地上,有一个土著人的村庄。

这里的土著人既不耕地种庄稼,也不去猎取野兽,而是完全靠政府每月一次的空投食物、日用品来维持生活,没有了政府的救济,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,这可真是是一个不爱劳动,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“懒族”。

“小人族”非洲中部刚果共和国、加蓬、喀麦隆3国边境的深山密林里,至今仍生活着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。他们是俾格米人,世界上身体最矮的人种,俗称“小人族”。该族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只有1.42米—1.45米,女人一般比男人矮10厘米左右。他们的肤色较一般黑人浅,通常赤身裸体,只在腰部束一块很窄的布条,体重不超过40公斤。俾格米人社会分工非常明确,男人狩猎,女人采集野果。他们住房也很简陋,用树枝和一些蒿草搭成圆锥形房屋。由于生活在热带原始森林,他们发育快,成熟早,寿命短,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,男女双方在11岁左右就可以结婚。

最“严肃”的民族 斯里兰卡的费达族人恐怕是世界上“严肃”的民族了,他们从来不会笑,也没有笑脸,人们曾经多次想用令人捧腹的滑稽节目来使他们笑,结果也是白费劲。费达族人为什么不会笑呢?原来他们是天生没有“笑的神经”和“笑的功能”。看来老天对他们真是不公。

“晕陆”一族 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广阔的水域之间,生活着一个“晕陆”的民族,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海面的小船上,不习惯陆地生活,所以一旦上了岸,便会头晕目眩,如同喝醉了酒一样。

“狗面族”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和马来半岛上,有一个脸形像狗的民族,称为“狗面族”,他们的身材也十分矮小,一般不超过1.5米,男女几乎全裸着身体。他们会使用弓箭狩猎,并采集野果、蜂蜜。

“顺风耳族”非洲的马斑族人有着惊人的听力,是举世闻名的“顺风耳族”。他们可以在100米之外听到他人的窃窃私语。

“蓝色人”智利的奥坎基查尔族人生活在海拔6500米、终年积雪的奥坎基查尔峰山区,从事种种繁重的体力劳动,繁衍生息。由于这里的空气含氧量稀少,人体运送氧气的血红蛋白只有在氧气充足时才呈现红色,当严重缺氧且持续时间较长时,血红蛋白就会变成蓝色或青紫色。所以,奥坎基查尔人的血液有时候是蓝色的,被称为独一无二的“蓝色人”。

(来源:《新闻午报》)

旋转岛

每24小时自转一周

1964年,从西印度群岛传来了一桩奇闻:几名希腊船员在附近海域发现了一个会旋转的怪岛,该岛像地球自转那样,每24小时旋转一周,而且一直不停息。

这个岛屿是一艘名叫“参捷”号的希腊货轮在航经西印度群岛时偶然发现的。当时,船长卡德那在驻泊地旁边的一棵大树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、登岛时间和货船的名字,然后带着船员们兴致勃勃地在岛上考察了一番。半小时后,他们回到了上岸的地点,准备启航。突然,一名船员大叫起来:“你们看,这儿离刚才停船的地方,也就是刻字的那棵大树差了将近100米!抛锚的船怎么会自己走动呢?”惊讶的船员们立即检查了刚才抛锚的地方,但并没有发现船被拖走的迹象。后来他们经过观察,认为是岛屿本身在旋转。

关于该岛会旋转的原因,到目前为止仍是众说纷纭。不少人认为,这座小岛实际上是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冰山,随着潮水的涨落而旋转。也有人说,该岛具有特殊的地质结构,受月球引力的作用,产生了奇特的自转现象。

火炬岛

登上该岛会自焚而亡

在加拿大帕尔斯奇湖的北部,有一个面积仅1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岛,当地人称之为“普罗米修斯的火炬”。据说,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取火种后,随手将火炬丢入北冰洋。后来,那沉入海底的火炬逐渐演变成了这座小

大海中的神奇怪岛

小的岛屿。

尽管这只是一个传说,但该岛确实与“火”有不小的关系——很多人一踏上小岛就会全身烈焰腾腾,自燃而死。

这种恐怖现象最早发生在17世纪50年代。当时曾有几名荷兰人来到帕尔斯奇湖地区,一个名叫马斯连斯的水手不顾当地人劝阻,擅自登上小岛,结果自焚而亡。

1974年,加拿大普森理工大学组建了一支探险队,对火炬岛进行了实地考察。在考察过程中,队员们发现岛上有很多植物和飞禽走兽,但为什么人类登上该岛后就会灰飞烟灭呢?在登岛时,为了防止外部因素引起自燃,队员们都穿上了用绝缘耐高温材料制成的服装。不料,就在考察即将结束时,悲剧还是发生了——探险队中的莱克夫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化为了灰烬。

此后,又有六支探险队前往火炬岛考察,但都是无功而返,并且每次都有人丧生。1982年,当地政府下令,禁止任何人以科学考察的名义进入火炬岛。

巨人岛

能让矮个子快速长高

马提尼克岛(法属)位于加勒比海中央,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。自1948年起,该岛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:岛上的每一位居民都在几年间变得“高人一等”——成年女子的平均身高为1.74米,而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

则达到了1.90米。更让人吃惊的是,外地人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后,通常也会莫名其妙地长高好几厘米!因此,人们将该岛称为“巨人岛”。

关于“巨人岛”的奥秘,人们提出了这样的假说:1948年,曾有一只飞碟在该岛坠毁。从此后,那些深埋于地下的飞碟残骸一直在释放着一种性质不明的辐射光,从而使该岛的居民迅速增高。

多数科学家对“飞碟说”持怀疑态度,但他们认为,该岛可能的确蕴藏着某种放射性物质,这种神奇物质能够让生物体的机能发生变异,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“拔高”了身体。

肥皂岛

土块可以当肥皂

在风光如画的爱琴海上,有一座名叫阿罗斯安塔利亚的小岛。该岛的居民们从来不用花钱买肥皂,需要肥皂时,他们就地上随便捡个土块,轻轻一擦就会产生很多泡沫,把衣物和身上的污垢洗得干干净净。

最有趣的是下暴雨的时候,整座小岛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浴盆。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从家里跑出来,尽情地享受这种肥皂浴。不过,在岛上行走时可要注意了,因为地面又湿又滑,一不小心就会摔个跟斗。据科学家研究,该岛的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碱土金属盐,其作用不亚于肥皂。

实际上,除了土壤之外,“肥皂岛”附近的海水里也

含有丰富的对皮肤有益的矿物质和海藻成分。很多游客在享受完爱琴海的阳光浴后,只需在小岛边的浅水里浸泡一会儿,就可以将皮肤上残留的橄榄油和防晒霜洗干净,而路过这里的渔民们,总爱带些岛上的泥土回家,作为一份独特的礼物赠送给亲朋好友。

螃蟹岛

神秘事件频繁发生

在巴西北部沿海地区,有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。由于该岛的主要“居民”是螃蟹,因而人们称之为“螃蟹岛”。

螃蟹岛的地质构成也非常特别。人们一踏上该岛,就会闻到一股恶臭。原来,小岛的四周布满了胶泥,恶臭气味正是从胶泥里散发出来的。这些臭胶泥又厚又软,人踩上去很容易陷在里面动弹不得。这时,人们需要把上衣脱下来,然后飞快地匍匐前进,而且绝对不能停下来。

每到月圆之夜,这里的螃蟹就会爬出洞穴,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“相亲舞会”。它们迈着整齐的步伐,时进时退,节奏鲜明,非常有趣。

此外,螃蟹岛上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:每当夜幕降临时,岛上经常会有红光闪动,但谁也不清楚这奇异的红光来自何方。

幽灵岛

为何总是无法接近

在航海史上,人们曾不